

明史稿

明史稿

明史藁

列傳第七十二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

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梁儲

蔣冕

毛紀

費宏

石

瑄

兄玠

李

時

翟

顧鼎臣

李春芳

嚴

訥

袁

陳

以勤

趙貞吉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弘治四年進侍講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冊封安南却其饋久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遷少詹事拜吏部右侍郎正德初改左進尚書專

典誥勅掌詹事府劉瑾坐儲會典小疵降右侍郎孝宗實錄
成復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調南京吏部瑾誅以吏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屢加少傅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十
年楊廷和遭喪去儲爲首輔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
士時方建乾清坤寧宮又營太素殿天鵝房船塢儲偕同官
靳貴楊一清切諫明年春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
師備儲貳之選皆不報其秋一清罷蔣冕代之至明年貴亦
罷毛紀入閣帝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返儲等諫不聽然
猶慮外廷知是春從近倖言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郊祀
畢幸南海子觀獵儲等暨廷臣諫皆不納八月朔微服從數
十騎幸昌平次日儲冕紀始覺追至沙河不及連疏請回鑾

越十有三日乃旋儲等以國無儲副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報九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無縱廷臣出遂由宣府抵大同遇寇於應州幾殆儲等憂懼請回鑾益急章十餘上帝不爲動歲除竟駐宣府當是時帝失德彌甚羣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不克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廷和還朝儲遂讓而處其下鳳陽守備中官丘德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諸中官皆乞更勅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言不可弗聽十三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徧游塞上託言邊關多警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廷和冕在告儲紀泣諫衆亦泣帝意

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踰月帝以大將軍壽肅清邊境令加封鎮國公儲紀上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爲天下君奈何謬自貶損旣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名旣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亾家之禍也不報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儲等疏數十上悉置不省秦王西關中閒田爲牧地江彬錢寧張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草制廷和冕引疾帝怒甚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

爲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
馬毋聽狂人謀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
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明年帝將南巡言官
伏闕諫儲冕紀亦以爲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寧王宸濠反
帝南征儲冕扈從在道聞賊滅連疏請駕旋抵揚州帝議南
京行郊禮儲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
始得請帝以宸濠械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如宣宗征高
煦故事罪人旣得卽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災異邊警
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是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墮
帝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危
言諫帝頗心動而羣小猶欲導帝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

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西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
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帝不得已許不日還京乃叩頭出帝
崩儲奉迎興世子於安陸既卽位給事中張九敘等劾儲結
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勅馳傳遣行人護行歲
給廩隸如制卒子鈞奏請贈諡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
輔政有干公議因錄上兩京言官彈疏帝念先朝舊臣特贈
太師諡文康先是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
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殺二百餘人事發武宗以
儲故僅發邊衛立功後還職累冒功至廣東都指揮僉事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兄昇南京戶部尚書以謹厚稱冕舉成
化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太子出閣兼司

經局校書正德中累官吏部左侍郎改掌詹事府典誥勅進
禮部尚書仍掌府事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十一年命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傅近倖
冒邊功大行陞賞冕及梁儲亦廕錦衣世千戶兩人力辭乃
改文廕帝之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也冕時病在告疏諫曰陛
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倘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
辭責之曩睿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
今宿衛單弱經行邊徼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十四年扈帝南征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帝崩與楊廷和協誅江彬世宗卽位議定策功加伯
爵固辭改廕錦衣世指揮又辭乃廕五品文職仍進一階御

史張鵬疏評大臣賢否請罷冕御史趙永亨詆石瑋不可掌銓衡冕瑤遂求去朝議不平諸給事御史皆言其不可去帝乃命鴻臚諭留冕上疏陳謝猶固乞骸骨再下優詔始起視事嘉靖三年遣官織造江南命冕草勅冕以江南被災具疏請止帝不從勅亦久不進帝責其違慢冕引罪而止大禮議起冕固執爲人後之說與廷和等力爭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譙讓冕執議不回及廷和罷政冕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逐禮部尚書汪俊以悚冕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璁桂萼物情甚沸冕乃抗章極諫曰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預聞大政心知其非而事失其守者不一而足溺職甚矣悞國負君將安用之兩月以來陛下欲尊崇所生立廟

大內臣與同官毛紀費宏反覆論辨至數千言未蒙採納竊思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旣受命於武宗自當爲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阼皆指宗祀而言禮爲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爲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卽園立廟陛下先年

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
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既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
武二廟之靈安所託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雖聖心
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璠桂萼之來人心
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精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
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
臣故優詔荅之未幾復請罷建廟之議且乞休疏中再以天
變爲言帝益不悅遂令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當正德
之季主昏政亂持正不撓有匡弼功世宗初朝政雖新而上
下扞格彌甚冕守之不移代廷和爲首輔僅兩閱月卒齟齬
以去論者謂有古大臣風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住久之卒隆

慶初復官謚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東宮講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小誤降侍讀孝宗實錄成擢侍講學士爲講官正德五年進學士遷戶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烏思藏入貢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禍福帝遣中官劉允迎之攜錦衣官百三十衛卒及私僕隸數千人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思藏三萬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

生意外變疏再上內閣梁儲靳貴楊一清皆極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誥勅掌詹事府十二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南征紀佐楊廷和居守駕旋晉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卽位錄定策功加伯爵再疏辭免嘉靖初帝欲追尊興獻帝閣臣執奏忤旨三年廷和晁相繼去國紀爲首輔復執如初帝欲去本生之稱紀與石瑄合疏爭之帝召見平臺委曲諭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爭者俱逮繫紀具疏乞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

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
否之有至於答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有者亦皆
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詰
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何能自盡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
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
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
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爲告夫要
結朋奸背君報私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
何止罷黜今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覲顏朝著間哉乞賜
骸骨歸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
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允其去馳驛給夫廩

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廷和冕正色立朝竝爲
縉紳所倚賴其代冕亦僅三月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奪官久
之廷和冕皆淪喪紀以恩詔敘復帝亦且忘之年八十撫按
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廩又三年卒贈太保諡文簡子渠
進士太僕卿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甫冠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
撰弘治中遷左贊善直講東宮進左諭德武宗立擢太常少
卿兼侍講預修孝宗實錄充日講官正德二年拜禮部右侍
郎尋轉左五年進尚書帝耽於逸樂早朝日講俱廢宏請勤
政務學納諫報聞魯府鄒平王子當湜當襲父爵爲弟當涼
所奪且數年矣宏因當湜奏辨據法正之當涼怒誣宏受賂

宏不爲動明年劉忠致仕命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尋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進戶部尚書倖臣錢寧陰黨
宸濠欲交歡宏餽綵幣及他珍玩拒却之寧慙且恚宸濠謀
復護衛屯田輦白金鉅萬徧賂朝貴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
之宏從弟編修案其妻與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
完迎問曰寧王求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之者何故
完應曰今恐不能不予也宏曰若爾我不敢預聞及中官持
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詔卒予之於是宸濠與寧合而恚宏
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嘗劾案不當留翰林卽指
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命并案致仕甫發寧遣騎尾宏
抵臨清楚焚其舟資裝盡燬宏歸杜門謝客宸濠復求與通宏